

牧

津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韶

廉范

二見

任昉

祖逖

劉崐

王濬

范晔

蕭勵

伏暉

蕭秀

公孫景茂

韓軌

柳崇雅

裴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賈敦頤

崔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奭

錢儼

張詠

三見

牧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產

子產爲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以公孫僑之愛人人愛也，猶至五年而政

成善治可以速效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畜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哉。○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不忘桐鄉彌切。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畱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未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已則以繩，接人則以樞。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侯霸

侯霸爲淮平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畱朞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

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去雷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爲家，○民
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子，此之謂真父
母。

韓韶

韓韶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憐其
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
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韓韶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爲地方意外之擾者，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爲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爲治者不可不審。

任昉

任昉，字叔舟，吳興武康人。少孤，事母至孝。及長，博學有文才。齊高帝時，爲中書郎，兼御史中丞。昉性剛直，不諂諂。嘗奏曰：「臣聞古之君子，與民共樂，與民共憂。今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時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
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
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
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
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
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
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
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
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先
卷一
六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真懇坦率之致、
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真古之遺愛乎、循良
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彥升清亦絕世、
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
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爲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
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
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
既朗遇茲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
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
乃百姓感悅、耆老流涕、真實愛民、其入人
深也若此。

劉琨

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
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

劉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塞林、豺狼滿路、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賊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附楯以耕、屬韃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當百姓附楯以耕、屬韃而耨、此際撫循、乃真費手。

王濬

王濬守巴郡、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產男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

苦役至不舉丁男郡守那得不爲悉心全活、

范晷

范晷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

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賴之。

惟能於荒毀之地，加惠小民，乃見善于撫綏。

蕭勵

蕭勵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爲患，及勵在任，獸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捨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泣悲，數百里，各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

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前○日○得○民○之○狀○如○此○畫○所山村有
一老姥，以檠檠鱮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
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
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
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
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
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
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
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
三萬卷、披玩不倦、

文約以帝室之胄、所至輒能惠德入人、至
於老嫗兒童攀戀之狀、令千百世後猶可
想見、要其根抵作用、惟是率儉中更能寬
裕、所以迥不可及、

伏臘

伏臘爲新安太守、清恪自持、時賦稅不登者、輒
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一郡之賦稅不貲太守之田米有限助之而不遍不無偏枯將爲之奈何其意可嘉故取其惠

蕭秀

蕭秀轉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司州刺史馬仙理求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

及沮水暴漲，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吏蕭琛簡州中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大悅。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寧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十二年，爲郢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夏口常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褲以賜凍者。

事事惠心。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屢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餽粥湯藥多方賑濟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

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一腔濟人澤物之意，令人千載之下如見。使一村如一家，則萬民如一身矣。振古循良之範。

韓軌

韓軌授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中戶絹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畱軌。神武許之。能使民不願受賜而願得刺史者，可以長民矣。

柳崇雅

柳崇雅有器量。遷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借以溫色。但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已得其真。賊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如此和藹近人人自獻誠盜安能自匿

裴佗

裴佗爲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荊州刺史。

時蠻酋田敬宗等部落萬餘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屢討未降。佗至示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閩境清宴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佗性剛直不好俗人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

遠懷近悅乃出於剛直之人。

柳宗元

柳宗元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
人。

此夷俗也。子厚著酬傭歸質之令，亦因俗而化。

李惠登

李惠登因叛將李希烈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蕪，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

之所謂害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令清靜
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
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
視人之利害一以便民爲政此所謂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必謂之學矣

賈敦頤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性質廉潔入朝常
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
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

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浸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加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故不徙以示寵。末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享初，敦實爲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
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
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滅，始洛人爲敦頤刻
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
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棠棣碑，遂遺芳千古。○政令清靜，殊不易
言，必其大綱舉而爲目，強乃可與言清靜
之理。政在養人，其民牧之菽粟乎。

崔戎

崔戎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劔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其一以準緡布、優其佑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藉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畱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匈奴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

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

民至抱持取其鞞，戎之得民真也。而後世輒循此爲格套，豈此規自我始乎？讀此不能不一笑。○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此語酸楚，至今尚不忍聞。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風化大行。時郭翰爲御史

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翰纔入境，耆老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爲久畱，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

刺史與御史，可謂兩賢各得其體。

何易于

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推取茶利，詔下
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
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
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
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
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
救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鬪者，易
于叮嚀曉譬，畧剖枉直，薄懲遣之，不以付吏，獄
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

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身引刺史舟、卽有玩世心、猶可以規當道之失、至欲焚天子詔、失臣體矣、卽欲爲民請命、曉人亦不當如是、

李君奭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甚得人和、適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畱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中外莫測，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爲令使一境父老以去畱爲祈禱近于古之遺愛其人固不易得然使人主適逢其

會○至○勤○主○眷○其○遭○際○尤○不○易○得○

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爲威武軍節度使○移溫州
刺史○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
後移蘇州○民有携家從之者○號隨使戶○
隨使戶大勝遺愛祠○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誅○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誅曰○茶利厚○
官將取之○不苦○早自異也○命去茶而值桑○民以

爲○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
成○爲○絹○而○北○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

忠○定○所○至○爲○民○造○福○自○多○深○遠○之○見○

牧津

卷十

五

牧津卷之十 終

牧津卷之十一目

惠愛下

韓琦 二見

呂夷簡

范忠正公

趙尚寬 二見

劉絢

尹思貞

吳芾

馬人望

沈文通

許元

楊泰之

呂公綽

楊文仲

韓綜

張洽

虞彬

郭南

鄭戩

孫德潤

吳居厚

周湛

唐夔

白景亮

卜天璋

趙全

段直

周舟

戴驥

葉砥

王源

胡儼

朱文

劉彬

劉諒

祁司員

丁積

徐咸

陶承學

李圭

顧璘

潘珏

牧津卷之十一

惠愛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韓魏公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今義塚遍天下、而火葬之俗、終不能盡革、爲之奈何、

呂夷簡

呂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
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
皆免算、爲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
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
者、則以爲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
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
兵卒送之、他日真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
憂國之心、

呂文靖一片愛民憂國之心、惟真且切、自

足上動主知他日相業已基於此

范忠正公

范忠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掩骼收骸亦是政體中一事終不如隨地設漏澤園爲民便也

趙尚寬

趙尚寬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數十，破。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內。尚寬趨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旣出，又遣檄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寃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寃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寃勤於農政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

大凡利民之事，與愛民之念，必須調度有方，而規制周密，地方始有實益。只如運使易鹽一節，尚寬以官帑副其需，而徐與民爲市，上下兩利，天下無難事，特患無實心人耳。

劉絢

劉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邁，知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荒旱，府遣吏視傷，所獨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法，請易之，富

弼歎曰劉絢古循令。

爭蠲稅爲民請命易。迄去不答一人難。不
答一人者。而公逋乃如期而集。此大難。

尹思貞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
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原蠶置書旌。敬
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
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
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或有言。承嘉恃權相

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蠶墾不必邀墾書之旌然長吏實政惟農
桑是職業

吳芾

吳芾初爲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罪罷尋起
知處州改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
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
年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三
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

尤甚，芾以攢宮在殯，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常苦旱潦，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漕治，召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乾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

聞有詔褒論，改知隆興府。帝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常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二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前後守六郡，大端以惠澤爲先，而忠誠真率，尤不可及。

馬人望

馬人望，遼咸雍中，爲松山令。歲，遷澤州，官炭獨。

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畱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後遷靜保軍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

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二十萬緡。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如此悉心爲民，雖在夷狄，亦屬華胥矣。

沈文通

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嘗有貧民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民俗以諫。

令行禁止，似非嚴肅不能，乃能與民共濟。
行，所以爲效。

許元

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溝，
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
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進稟，按問元，
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
頃，歲乃大豐。

大旱望水，何啻救焚，如此利民，而猶然遣

吏按問州守是何肺腸

楊泰之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慶元初，
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匪
若將王璵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璵於法，又
累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過利店，夷
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
撫使安丙薦之曰：「泰之當逆臣吳曦之變，勉有
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今使得尺寸之柄。」

此能危致命召秦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臨
免喪起知富順監復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
愛禍尤慘秦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時零
病民秦之以一年經費備其廩爲計邑對減上
尚書省按爲定式

凡守令欲爲民減額供之輸必有所抵乃
可言減秦之能識此意

呂公綽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

言近歲籍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歎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遽除之。

惠民正在重農隴上行春，詢問疾苦一段情，恻焉然可掬。

楊文仲

楊文仲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後，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向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添差通判台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

萬間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不擾之惠無窮，斯言良牧，日當三復。

韓綜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而丘塚潰。

漂流震蕩之中，非重賞則誰肯以已命博
他人之命。余守吉時贛水驟漲，曾以一日
活千人，正用此法。

張洽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劇盜久不得情，適獄
有兄弟爭財，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
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
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郡守以倉庫
空，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為都

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繇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及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

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事乎。甫爲閱款於獄、遂從徒罪、三日果大雨、民大悅。

洽以理論爭財之兄弟、一恒吏能之、乃令黥盜聞言而服、此其懇款之衷、感人深矣。至力爭張修德一事、尤見一寬不白、實切予辜、閱此爲之歛衽。

虞彬甫

人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苦

於徵輸多不舉彬甫潏然憐之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繇是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大槩地方成賦欲蠲於此則必須有抵於彼今添丁錢有所出則民自樂於舉子凡爲地方求捐免者必不可無一處法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一

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

張乖崖拔茶植桑正亦此意。

鄭戩

鄭○戩○爲○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
度○緩○急○折○爲○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
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
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爲○言○歲○減○餘○萬○又○罷○括○糴○
之○法○勸○邊○民○積○粟○

其才有實用。

孫德潤

孫德潤，繇江浙行省掾史，仕爲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磽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既具，適南北多事，征歛旁午，縣德潤去籍征之，民大悅。所司刻其事於石。

上不煩而民便，惟在有成法可循耳。

吳居厚

吳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全活甚衆。後朝廷設病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今將理院之法亦當推行。

周湛

周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

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籍。

刻方書，立醫院，窮陬僻壤，猶當師其遺意。

唐夔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履，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略加朴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直，俾可他理，又省事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吏胥皆令業履，此景絕勝，公庭無一事，蝴

蝶飛上堦

白景亮

白景亮遷沔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按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各使得宜，民咸便之。繇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

以因定役，此自古今良法。然畝頃有大小之不同，田地有腴瘠之互異。譬如余守宿州，其田地皆以一爲一，而他州縣有以五爲一，槩以畝論，則多寡偏重矣。况南北之風土異宜，產業之貴賤迥別，要在司牧者細心密察，虛衷博訪，隨一方之便，立一方之法，乃於上不煩，而於民有便，舍此無他巧妙法。

卜天璋

卜天璋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累遷爲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攝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制改授統州路總管天璋旣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爲清屬縣以饑告天璋卽發廩賑之僚佐待不

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諳而後賑，民且死矣。六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其發賑以賑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先是豪民以海置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水，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

處事俱有定見。

趙全

趙全守吳時，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獷尤

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全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全必瞑目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郡，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郡縣益無禮遇，全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大臣之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不忍重捶徵科，此所以能嚴懲頑民與豪奴也。

段直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悉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仍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

十年多有惠政

地方鋒鏑之後，欲招徠復業之民，惟有存其田廬里井，以動其故鄉之思。此救時者所必講，不然不但甌脫之景可慮，而亂後之亂又轉展相尋無已矣。

周舟

周舟，洪武十四年，以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之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
集。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歸
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
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
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
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周君故是循吏。但旣令再任。何不少優其
銜。乃竟以考功郎仍爲邑丞乎。蓋國初用
人。止重其人之賢不賢。不重其官之尊不

尊也。

戴驥

戴驥，洪武間任新昌縣令，公勤廉謹，政尚寬平。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復持一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有獻茶湯者，不受。驥退職，卽召生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始終如一，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者擁道。

如此清苦，如此體恤，乃古人所不易國，
何多良吏。

葉砥

葉砥，洪武首科進士，得定襄丞，招徠流亡，歸者甚衆，坐累謫涼州，後用累薦，出守涇州，先教化，後刑罰，每旱禱雨，必獲有年，郡故有磁窰，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力言於藩司，得減四之一，有婦代前夫訟子，蓋欲資其後夫，砥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辭，砥曰：爾不忍於子，何忍背其父而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七

從人耶，婦慚裂狀免去，繇是訟簡刑清，戶口歲增，士子科第數倍於昔。

詰婦訟子之言，亦是教化中一事。

王源

王源出爲深澤令，在縣二十餘年，字民如子，民愛戴之，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潮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遭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膊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疾間，則割羊豕，巷歌

請他自處，彼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趨事者，不決旬而成，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遺租數十萬，活無辜民以千數，每繇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相屬於道，擁其舟不得行，源立爲剖決，各心服而去，用薦陞職方郎中，遷湖州知府，惠政尤著。

如此得民，果源之德澤入人，抑民之風俗素厚耶？要以上下相感之真，有不容以思維擬議者。

胡儼

胡儼以薦陞桐鄉令。爲政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適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黍露。年。治。效。十人。其治行惠民。皆類此。御史府左。御史。御。

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兩人之際。是以資帷幄之籌。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江矣。

其公輔之器者。定以循吏爲基。始故惠民之實政。在宰相之行。以言而縣令之行。以身。

朱文

朱文從王禕游。學博才贍。剛方少許可人。洪武間舉明經。授星子知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

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蒙其德，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綏，至今贛民祠祀之。

地方所苦，一旦蠲除，卽一事自足不朽，善政原不在多。

劉彬

劉彬爲程鄉知縣，先是彬五歲而孤，母張撫育之，時從巫，用甕匱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彬自用石碎之，張大怒，彬跪一

壽天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見自可生。及成進士，知程鄉，秉志勵俗，顧愛一方。有部民王慎者，德彬直其誣，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餽送爲報。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也。豈容報乎？旣而以考績赴京，饒平盜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民大懼，時彬還家臥病，聞報，卽日力疾趨任。四日及境，城野歡喧。彬白監軍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魯擒賊五百餘人，彬爲覈其真僞，所全活甚衆。九年考績，方

伯劉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捍衛一邑真有戀巢顧子之念不但牧民
有實惠恐能事之名定亦不淺

劉諒

劉諒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冬竈戶非重犯
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於官者
餘悉編氓法乃得行城門啓閉縣守禦所以故凌
有司諒乃白於當道奪城禁鎖鑰歸於縣慨科
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生暇則出郊勸農親

去州之法，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貫鹽城責諒捕，喬聞曰：毋累仁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亡入海，終諒之任，不爲患，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聽之去，復留三年，致仕。

卽大盜亦不欲累仁賢父母，民情之傾戴可知。

郝司員

郝司員初爲唐山令，撫邑如家，尤以禮教淑人，後以御史出知徽州府，其政一以諭民勸俗爲

百○稽○獄○訟○衰○止○未○幾○以○艱○歸○後○補○池○州○府○池○當○
滿○瘼○之○後○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凡○爲○民○定○禮○制○
寬○徵○輸○止○囂○訟○務○以○懇○款○宣○布○條○教○仍○樹○以○畫○
一○之○法○使○各○邑○樂○從○而○行○之○輒○効○時○郡○城○有○清○
溪○向○有○橋○爲○洪○水○所○廢○每○久○雨○卽○驟○漲○往○來○病○
涉○漂○溺○者○接踵○公○爲○移○置○于○通○遠○門○左○名○爲○濟○
川○池○民○至○今○便○之○又○郡○舊○有○梁○昭○明○太○子○祠○於○
學○宮○爲○形○勝○前○守○方○鳩○工○而○中○罷○公○治○池○之○明○
年○取○俸○稟○以○經○營○之○遂○成○大○觀○文○風○翕○然○以○盛○

久之卒於池，民爲罷市立祠祀焉。

九載臺班，一揮出守，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宜兩地之至今有遐思也。

丁積

丁積，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

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收。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果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與下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

此公佳處，嚴盜賊之禁，城內之盜，皆去。
實事，不在空言化諭。

徐咸

徐咸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
嗷嗷待舜，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
活。初，沔地宜黍，鮮植稻禾，咸爲之陳厥疆畝，引
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
利。後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民以是益
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禱，愆暑不輟，而

甘對應，妖民惑衆，大禍叵測。成計殊渠魁，脅從一切不問。黨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汙，故兩地人俱戴之。

導民稼穡是循良第一事

陶承學

陶承學爲徽州知府，其民故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待而論，其剛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蒲伏於庭，僂倖毫釐之伸，卽伸其。廉與。

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織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殘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

市寂如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
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餽
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
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殿苗採木使者
來以徵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
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
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
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
以賦胡問徽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

承學卽以庫羨具直，烏夾、棗東、南、泰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顧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傍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執簡而御煩，執靜而御囂，陶公之政在此矣。

李圭

李圭初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要官舫

散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三

御尾至，役夫勤以千計，朝議以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沐陽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陞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請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爲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乎也，言之于上，八人得免死。

以外濟代輸此法甚便至謂八人償一牛固屬可矜然論盜以寸環尺帛無不駢斬此法謂何要以存此惻隱心可也

顧璘

顧璘初授廣平縣年甫弱冠剖決敏利擒伏嚴明後歷官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王宏有所徵需璘不爲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遣邏卒陰探郡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降徙全州，尋轉知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乃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馭僧肆爲侵牟，璘支放有期，軍餉以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

弛禁薄稅於小民誠便，但鹽課之法恐不

得獨弛。

潘珏

潘珏授蘄水令。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內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爲來年計。復勸民分鄉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爲害。益廣建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民益賴之。縣

南有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餘金，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爲浮橋，經久不病。潘珏遷金華同知，有蘭谿民誣侄夜毆叔，殺其妾。縣官治侄死罪，累年莫辨。珏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鬪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侄。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苟若是矛盾耶？力爭之，陳不能奪。

有識之士，自有惠政及民。